



『老少配』多多益善

周稀银

当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奏员孙楚泊的笛箫声在北京多个城市公园悠扬响起,当河北大学女博士与之合奏为老年观众带来惊喜,当李子柒、李福贵因陪伴老人而成就业佳话,这些温暖场景勾勒出一幅动人的画面:老少并非孤立的群体,而是在相互陪伴与支撑中,实现着双向的成就与成长。在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当下,这种“双向奔赴”不仅填补了老人的精神空白,更为年轻人开辟了价值实现的新路径,彰显着社会文明的温度与活力。

过去,我们对老年人的关怀常常局限于物质保障与基础照料的“狭隘框架”,却忽略了他们对精神陪伴、情感共鸣的迫切需求。城市公园里,孙楚泊的公益演奏之所以能吸引老年观众,不仅在于专业的艺术水准,更在于年轻人用真诚与热情搭建起的情感桥梁。老人们的掌声与录像分享,既是对艺术的认可,更是对陪伴的渴求;而上海鲁迅公园百人大合唱中老年人对年轻人加入的热烈欢呼,印证了跨代际互动能为老年生活注入蓬勃生机。这些场景打破了“老年人只能被动接受关怀”的固有认知,展现出他们在情感互动中主动参与、积极回应的生命力。

年轻人正以多样的方式融入老年人的生活,用行动诠释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更在这份坚守中成就了自我。李子柒为陪伴年迈外婆回归乡村,在照料老人的过程中深耕传统技艺,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与国际知名网红;乡村网红李福贵怀揣照料爷爷与残障父母的使命,化身“乡村卖货郎”,在服务留守老人的过程中传递善意,既填补了老人们的精神空白,也让自己的事业绽放光彩。他们的经历证明,助老并非单纯的“付出”,而是一场充满收获的“双向成长”。年轻人在陪伴中学会责任与担当,在服务中挖掘自身价值,而老人们则在被关爱中获得精神慰藉,实现晚年生活的丰盈。

老少相互成就,本质上是代际文明的传承与共生。老年人的人生阅历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年轻人的活力与创意则为老年人的生活注入新鲜血液。当年轻人用陪伴温暖老人的晚年,老人们的认可与支持也成为年轻人前行的动力;当社会为这种双向互动提供更广阔的舞台,便能形成“老人安享晚年、青年实现价值”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有效路径,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生动体现。

老少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文明的接力与善意的传递。唯有打破代际壁垒,搭建互动桥梁,让年轻人的活力与老年人的智慧相互滋养,才能构建起“老有所乐、少有所为”的美好图景,让双向成就的温暖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时光之舞

谷立立

厅里有两把椅子,“一把椅子覆有蓝色粗花呢,另一把则是蓝绿相间的条纹。原先铺满这片地板的地毯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饰有流苏的灰白色小块地毯,边缘露出深色的木地板”。以前挂在壁炉上方的画也不见了,“现在挂着的那幅好像一团模糊的圆圈”。

妈妈应该很满意自己的杰作,否则她不会不断开始她的改造。但即便如此,她还是要离家出走,将两个年幼的女儿扔给笨手笨脚的爸爸。此时,薇拉不禁担忧起她的未来,她更愿意成年之后能够嫁入某个和和美美的大家庭,全身心地享受她从未得到的幸福生活。于是,在21岁那年,她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男友德里克。从此,薇拉远离了她的原生家庭,在加州开始了另一种全新的人生。谁都不知道她是否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但至少,她终于见到了比云雀城还要宽广的人行道,更有了爱她的丈夫。

20年后,薇拉成了一位称职的母亲。她殚精竭虑地照顾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恰恰就是在这时,她失去了自己深爱的丈夫。此时,整幢房子变得空落落的。但只要她一想起他,她就觉得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身影,“他脚下生风,大步流星,吻她前总是会捋好她颈上的一缕秀发,帮她穿上外套后总要扣好最上面那颗扣子”。而当她真正走进房间,想要从林林总总的沙发、躺椅、书架、衣柜中寻找他的影子,她才知道他已经不在了,“再也没有人会目不转睛地欣赏她了”。

好在,薇拉终于从丧夫之痛中走了出来。多年以后,她再次回到云雀城,找到独居的父亲与远在异乡的妹妹。此时,似乎就连那座摇摇欲坠的老宅子,也因为有了家人的爱,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或许正是有了这种久违的暖意,薇拉才会在人到暮年以后,仍然保有内心的纯善,如此温柔地面对世间的伤害。就像安·泰勒所说,“生命是无法预先安排的旅程,下一步,终究要你自己来选。”《时间之舞》就是诸多选择的结果。薇拉当然无悔于自己的抉择。她就是这样一位舞者,总是自顾自地迈开步子。哪怕经历了太多磨难,她也不会轻易认输,仍然要勇敢地走下去,直到完成她人生的蜕变。

●历史长镜头

吕祖堂

长弓



位于红桥区芥园道以南。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原是供奉仙人吕洞宾的道观,当时为永丰屯屯中祠堂。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修葺后,改为吕祖庙观,定名为“吕祖堂”。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占地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前殿主要供奉吕洞宾,后殿供奉北斗元君,两侧有药王和药圣。现为天津义和团纪念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在漕河边上散散步,看看路边的小草,有时会眼睛一亮,这个是猪草呢,那个也是呢。这些小草的学名,却都叫不出来了。

几十年前我们家还在苏北农村,生产队里是家家都要养猪的,猪养大了可以卖钱,猪粪可以做肥料,家家都有自留地,那时还没有化肥,庄稼的肥料全靠猪粪。我们家也分得一块自留地,当然也要养猪的。挑猪草是我们小孩子的重要任务,下午放学回来,挎个篮子提把镰刀就出去,挑满一篮子猪草回来再吃晚饭。猪草有很多种,各

喜鹊藤

孙香我

有名字,如今回想起来,就只记得一种叫喜鹊藤。这喜鹊藤一般长在沟边,瘦瘦长长的藤上有密密细细的齿。几十年过去,唯独记得这喜鹊藤,大概因为这名字很好听,叫人欢喜。

有一回挑猪草,不小心镰刀砍到手面上,砍在中指根部关节处,骨头都看到了,就抓了一把猪草捂着,回来后大人好像是剪了一块纱布,用胶布贴住,那时手边没有酒精、碘伏什么的,伤口居然就慢慢地愈合了。只是如今伤疤还清晰可见。经历过那时的人,有几个是没有伤疤的?

美国女作家安·泰勒对家庭生活、婚姻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在提笔创作的数十年间,她的目光从未远离日常生活的范畴。从《思家小馆的晚餐》到《呼吸课》,再到《时间之舞》,她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大写的“家”字。显然,她既无意超越庸常生活的边界,更没有放弃她一以贯之的创作题材,向社科、历史、人文等领域倾斜。毕竟,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眼前的一餐一食;人生再远,也远不过寻常的婚嫁娶。

《时间之舞》即是如此。哪怕是故事设置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后半叶,安·泰勒也无意讨论时代的云谲波诡。似乎是为了完整地展现女主角薇拉·德雷克的人生,她将小说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章节,分别对应薇拉一生的四个阶段(童年、青年、中年、晚年)。故事开始于1967年,薇拉11岁,还在上小学;接着是1977年,21岁的她还没有大学毕业,就急着将婚姻提上了日程;然后是1997年,40岁出头的薇拉永久地失去了她深爱的丈夫;而到了2017年,61岁的她则毫无悬念地迈入了老年。

这是时间之舞,也是命运之舞。它就像一个封闭的圆环,将薇拉的整个人生毫无遗漏地包裹进去。而所有的起承转合、悲欢离合,也就在命运的圆形舞步中渐渐凸现而出。童年时,薇拉和父母、妹妹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云雀城。云雀城很小,既没有像样的人行道,更无所谓别致的风景。薇拉常常希望,有一天可以走出这座城市,去见证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因为在她的潜意识中,外面的世界不仅有宽广的人行道,还有崭新的房子与和睦的家庭。

德雷克一家住在一栋白色木隔板的老房子里。家里的一切都是破旧的,“风一吹过就会吱吱呀呀地响”。薇拉的妈妈喜欢亲手翻新房间。她从图书馆借来室内装修的书,把各式各样的布料堆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里。客

●网络新词语

三辞三让

孟敬皓

“三辞三让”本是中国古代礼制中的重要环节,多用于帝王登基、大臣受封等重大场合,旨在彰显受封者的谦逊德行与对天命君命的敬畏。其核心在于受封者不可坦然接受册封,即便面对册封方的多次坚持,也需反复推辞谦让,以示自身才德不足,最终在众人再三恳请下才“不得已”应允。

而在当下网络语境中,这一庄重仪式被网友赋予新解,用以形容那些过于客套、形式化甚至略带虚伪的推让过程,或指代表面推辞却内心接受优待的“戏精”之人,带有幽默调侃与轻微讽刺的意味。例如:朋友聚餐时,有人抢着埋单却遭众人反复阻拦,最终仍默许其结账;职场晋升中,某员工以经验不足为由多次婉拒重要项目负责人任命,却仍被领导委以重任。这些场景均可套用“三辞三让”一梗,该梗生动刻画了“推辞是戏,接受是实”的微妙心态。